

西藏政教滄桑（下）

馬世弘

二次出亡又革名號

達賴出亡印度後，清廷於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元月十六日下諭，再度褫革達賴「阿旺羅布藏吐布丹錯濟塞汪曲却勒即結」的名號。

清廷第二次革去達賴名號後，英國擔心中國即將西藏改為行省，將以往所訂印藏條約廢除，遂就根據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印藏條約及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中英條約，提出抗議。

英帝國主義者認為達賴即代表西藏政府，革去達賴名號，無異推翻西藏政權。

清廷則以「中國政府重視中英條約，毫無破壞之意，決不因達賴一人之去留，有所改動」答覆英國。

達賴出亡印度後，英國為確保其在西藏的利益，無理的要求清廷訂立新約，此時清廷查知在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的英俄協約中，亦經英俄兩國彼此承認中國對西藏確有領土與主權，無須再有締新約的必要。

惟一九一二年清廷被推翻，中華民國肇造，

民國政府以成立未久，外交當局內顧國勢凌夷，無多武力為後盾，外瞻國際情勢，正需列強承認民國，加以袁世凱政權正向六國銀行貸款，談判失敗，當時恰好有英人組成的「格利斯浦資本團」，願貸以鉅款，於是對英關係，相與容忍。

英國看準民國政府的弱點，益變本加厲，旋即聲明：中國當局如不參與開會協議，締結有關西藏新約，則英國將不承認民國而與西藏直接商訂條約。民國政府迭遭脅迫，因此對西藏問題，也只好改劃為撫。

民國肇造問題重重

民國政府為了保持與英國的關係，對西藏問題，以後陸續繼續共談判過九次，最後在西姆拉舉行會議，會中對中藏邊界爭執不下，末了由英代表麥克瑪洪在西藏地圖上畫了一條紅線和一條藍線，把西藏分成內西藏和外西藏，曾把現在的西藏全省、甘肅西部和青海西南部一帶，都畫進西藏範圍之內。民國雖未承認，但以後英對英藏邊界，仍以麥克瑪洪線為討論依據。

民國成立後，趙秉鈞擔任北洋政府的內閣總

理，當時見英國態度蠻橫，曾在參院秘密會議中表示：承認達賴在西藏的地位，令其返藏，並恢復其封號及英人在西藏的生命財產由民國政府保護之。同時陸軍總長段祺瑞亦在參院秘密會議中說明：為避免英國的干涉，主張對西藏停止用兵，今後西藏問題，當採取與達賴直接交涉的途徑。

民國元年十月中旬，達賴尚未回西藏之前，曾向政府提出和談條件，該條件經國務院會議討論後，派遣與達賴交情篤厚之士，攜達賴和平條件覆文，前往從事協商。當時據前往協商者具報：每次與達賴直接協商之際，多受英人的種種妨害，處處破壞中國政府與達賴之關係。因此，政府益重視對達賴聯絡之決心，遂於民國元年十月十九日明令恢復十三輩達賴名號，並促其回藏，以表示政府的和平誠意。

達賴恢復封號後，袁世凱電勸達賴親自赴京，與政府當局直接協商中藏關係，以消除雙方的誤會。惟達賴心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以為在北京協商各種條件，恐對其不利，遂藉各種不能離藏的理由謝絕。

當時袁世凱對於解決西藏問題，十分心急，不放棄與達賴直接協商的方策，復致電達賴，如不能親赴北京，則請速派代表來京商議，達賴同意派代表赴京。當臨行之際，俄國與外蒙古成立協約，外蒙宣佈獨立，消息發表，全國上下忿怒喧囂，一時無暇兼顧西藏問題，而達賴所派代表，亦中止赴京。

民國政府鑒於達賴既無法到京，更無意派遣代表，爲求全計，派蒙藏委員會委員楊芬前往拉薩冊封；消息傳至英國，英外部致函拒絕假道大吉嶺。查其英外部不發給楊芬護照的原因，乃印度閩陀准達賴之請，不許漢人進藏所致。

達賴何以阻漢人進藏？經再四與達賴聯絡詢問結果，據覆：前清廷派駐西藏陸軍，概係盜賊，搶劫焚殺，無惡不爲，藏族僧俗兵民死傷甚衆，藏市房屋焚毀殆盡，珠玉財寶劫掠一空，尤其趙爾豐士兵，以佛經墊鞋底，辱罵聖教，民情忿怒等語。

民國政府深感藏事在英國暗地操縱之下，進剿不能，直接與達賴交涉不得，在此情形之下，袁世凱向國會提名溫宗堯與王人文爲西藏宣撫使，以積極推動安撫西藏政策；繼因歐洲大戰爆發，其事遂告擱置。

重歸中華民國懷抱

民國以後，國民政府一本五族共和及國父民族主義之精神，推行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復以文教化育西藏民族，並派宣慰專使，赴西藏宣示政府德意，增進民族間的情感。曾在民國

十八年派北平雍和宮喇嘛貢覺仲尼持國府慰問函，赴藏宣慰。第十三輩達賴喇嘛接奉慰問函後，親捧之置於頭頂，表示極度的崇敬與歡欣。次年貢覺回京，達賴派貢覺爲駐京辦事代表。訓政時期，中央立監兩院，亦有貢覺仲尼、羅桑堅贊等任委員，從此西藏與中央間的裂縫，完全消除。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三十日，十三輩達賴方正努力增進與中央的關係時，不幸遽爾圓寂，時年五十七歲（也有人說土敦嘉禮活到七十餘歲，不確。因十三輩達賴生於清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一月五日，在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圓寂，中間經過恰是五十七年）。翌年八月抵拉薩，祭畢於十二月東返。

黃專使東返之時，曾留參議一員、無線電臺一座及收發報人員二人，駐於拉薩；教育部復在西藏設立拉薩小學一所，以發展邊區國民教育。至此，西藏同胞已捐棄前嫌，竭誠擁護中央。

十四輩達賴的誕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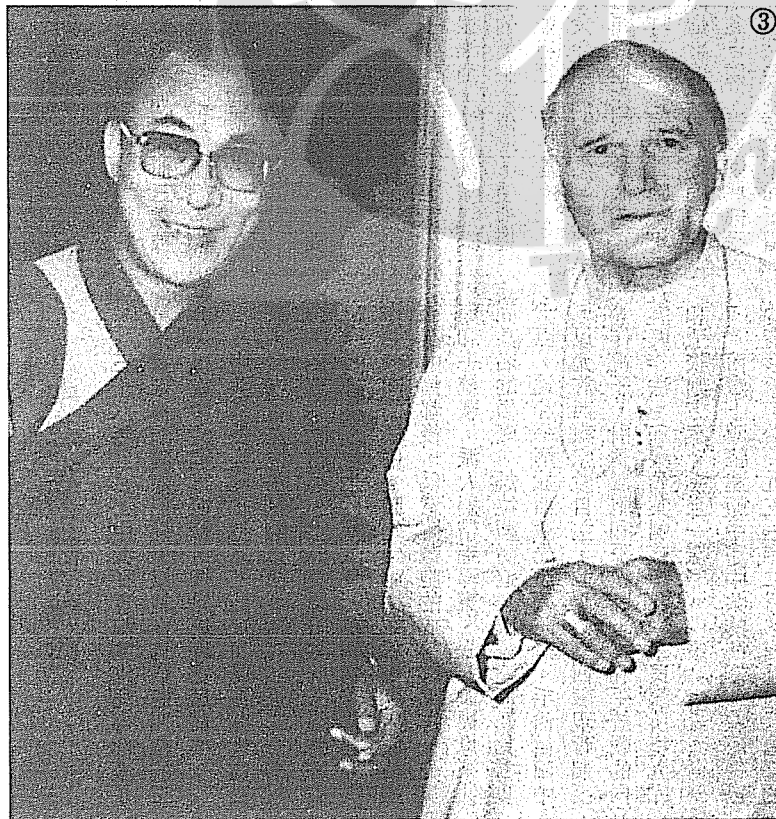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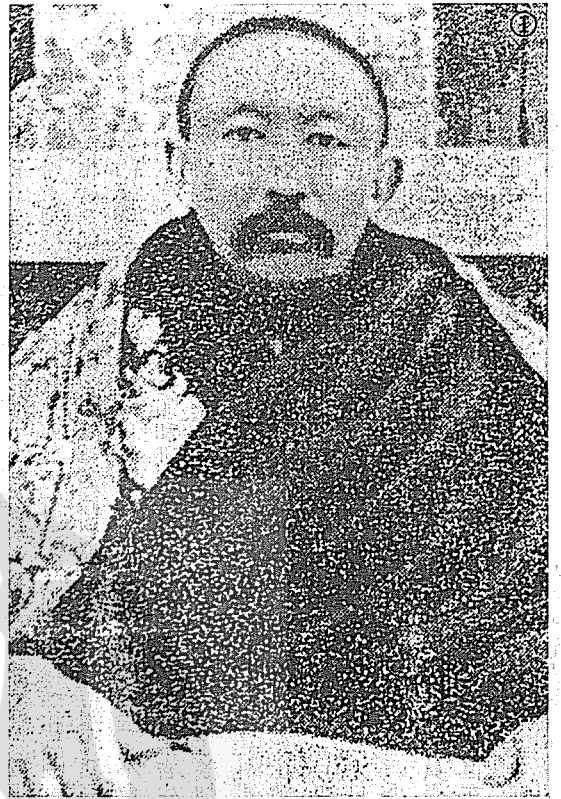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十三輩達賴圓寂後，西藏政教大權暫由熱振呼圖克圖所攝，至民國二十六年，西藏攝政熱振呼圖克圖等人，根據十三輩達賴臨終時的預示及以後的觀湖（湖中會顯出字樣）、祈神、問卜等所顯之徵兆，指示第十四輩達賴轉世的靈童，是降生在青海海境內；遂派第十三輩達賴生前親信格倉，赴青海西寧，多方尋覓，終於在西寧那家窪一個農村中同時尋獲十四位兒童，其中以拉木登珠（現法名為丹增嘉穆磋）

靈性最著，認爲確係前輩達賴的化身。民國廿七年九月，西藏伊倉與噶夏公所（註一），乃將尋獲靈童的經過呈報中央。中央爲尊重西藏政教上的傳統制度，同時此亦爲西藏當前最重要的大事，特別審慎，遂於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由國民政府明令特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會同熱振呼圖克圖主持第十四輩達賴喇嘛轉世及坐床（意同踐祚）事宜。

民國二十八年，吳忠信於靈童自青海抵拉薩後，於十月間自重慶啓程，道經印度大吉嶺，輾轉入藏，於廿九年一月到達拉薩。

熱振呼圖克圖及西藏政府各負責首長，皆以靈童拉木登珠靈性特異，同時只此一人，遂呈請中央，援清時特許舊例，免除金本巴掣籤的手續（註二）。吳忠信尊重西藏地方共同的意願，便據以轉呈中央，旋奉國民政府二月五日令：「青海靈童拉木登珠，慧性湛深，靈異特著，查係第十三輩達賴喇嘛轉世，應即免予掣籤，特准繼任第十四輩達賴喇嘛」。中央既經核准，遂定於民國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上午五時在布達拉宮舉行坐床大典，靈童拉木登珠於是正式繼任爲第十四輩達賴喇嘛。

註一：西藏自第五輩達賴始，建立政教合一制度，以達賴爲全藏的政教領袖，班禪輔之；下設機構二：一爲伊倉，管理宗教。一爲噶夏公所，管理政治，噶夏公所內，設噶布倫四人（中共入藏後增爲六人），一僧（首席噶布倫），餘爲俗官。下設各局，宗（等於縣）設宗本，僧俗並用。其外還



- ① 班禪九世的照相。
- ② 達賴十四世坐床時的神情。
- ③ 達賴十四世在羅馬與天主教教宗保祿合影。

有一個民衆大會，由政府及各寺代表組成。凡噶夏公所不能解決重大問題，即交由民衆大會討論，民衆大會如仍不能解決，則以祈神、卜卦方式，請示於佛，此乃西藏政教合一的最高形式。

註二：(一)達賴和班禪一樣，其轉世靈童繼承法位的決定，是將達賴與班禪圓寂同時，所出生的嬰兒，年至三歲時，集中在一起，以金本巴掣籤方式決選出一人，然後將選出靈童，再試其靈異，其方式：將達賴和班禪生前所使用法器、衣物等，蒐集一處，陳在案上，另配以膺品數件，在衆目睽睽之下，使靈童揀捨其真品，若靈童所揀捨或者摸的法器、衣物，件件確係達賴與班禪生前所使用，毫無差異時，則認定該靈童確係達賴與班禪轉世化身，即扶持其坐床，爲領導西藏政教的繼承人。

(二)以金本巴掣籤方式，斷定達賴和班禪的轉世制度，係清高宗時，因鑒於呼畢爾罕的嗣繼法，因積久弊生，往往發生兄弟子姪繼登法座，形同世襲，深爲後患。因此，創掣籤法，由朝廷頒金本巴二，一存西藏大昭寺，一存京師雍和宮，凡遇達賴與班禪爲呼畢爾罕的出世而有所爭議時，則由駐藏大臣會同各寺大喇嘛，同赴大昭寺，書其靈童姓名，投入金本巴中，然後誦經、降神，由掣籤來決定。

攝政被害藏奸顯形

第十四輩達賴的命運，可說與十三輩達賴相同，套一句成語，真乃「命途多舛」。他三歲被護送到拉薩，因爲年幼，由熱振呼圖克圖攝護。熱振於民國二十四年曾受國民政府的冊封，所以他對中央赤誠擁護。

民國三十六年中共到處作亂，西藏以爲只要脫離與國民政府關係，保持中立，就可以免遭中共的赤禍。

因此，有不肖陰謀份子榮增達札結合西藏貴族，發動政變，把攝政熱振推翻，並將熱振逮捕，關在監牢裡，然後把他的雙眼珠破壞，使他變成瞎子，最後把他弄死在監牢裡。

這件事引起了西藏三大寺喇嘛的憤怒，羣起反抗。榮增達札見喇嘛羣起與他作對，就派兵攻打寺僧。榮增達札派去攻打三大寺院的軍隊，不懂武器操作方法，不會開炮射擊，時有英國派駐西藏的商務專員黎吉生毛遂自薦，指導那些部隊開炮方法。才開了幾炮，三大寺喇嘛就不知所措，遂先後向榮增達札投降。

榮增達札害死了熱振，復把三大寺的喇嘛鎮服之後，藉口防止中共侵入，遂於民國三十八年迫令中央駐藏人員——包括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代表、教育部國立拉薩小學、交通部駐藏聯絡電臺及其他有關機構人員等全體離藏。這件事榮增達札雖然陰謀得逞，但在中共的心目中，絕不因西藏表示中立而讓步，更因西藏陷於孤立無援而加快脚步進兵西藏。

中共進藏統戰誘餌

三十八年九月，中共從青海的塔兒寺俘獲了第十輩班禪額爾德尼後，以其作爲征服西藏的工具，以後中共進軍西藏，皆以班禪爲馬前卒。

中共竊據大陸，進展甚速，可是西藏地處高原，環境特殊，在氣候方面，素有「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雨淋頭，七八九才好走，十冬臘凍得爬」的諺語，中共進軍西藏，在軍事作戰上，須作長時間的準備。因此，中共在三十九年底佔據西康的昌都後，爲鬆懈藏胞的戒心與圖志，先施與和平統戰，派人攜帶毛澤東、朱德與周恩來共同具名的信函，赴拉薩誘迫十四輩達賴及其攝政大臣，爲和平解放西藏先設下誘餌。毛酋信函中，以允許西藏宗教自主，並不改變西藏現行制度等作幌子，引誘藏胞和平投降（其和平統戰的內容與作法，和共酋葉劍英對我中華民國所提九點和平談判方案，完全一樣）。

西藏十四輩達賴中了中共的圈套，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於一九五二年二月，指派前駐昌都的噶布倫，阿沛·阿旺景美等五代表，前往僑都北平，與中共僑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李維漢等，舉行商談，於同年五月二十三日簽訂所謂：「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共十七條。

這個十七條協議，是外面裹着糖衣的一劑毒藥，戕害西藏的命脈，達賴未曾識破。

協議甫成，中共軍事準備既已就緒，而西藏尚在迷信中共的「和平」協議，全不識中共的「和談即是進軍準備」的策略，遂減低自己的戰



- ①班禪年輕時的照相。
- ②班禪在塔爾寺向各族群眾講演時的情景。
- ③班禪在西藏大昭寺向松贊干布的塑像獻哈達。

鬪力量，在自己的防線上留下了缺口。於是在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共即兵分兩路，進襲西藏；達賴在全無準備之情形下，中共兵不血刃，先佔領西康全省，而西藏派駐在西康的官員全部被俘。此次被俘的西藏高級官員，有阿沛·阿旺晉美等重要人物，阿旺晉美後經過中共的洗腦後釋回，作為中共執行「和平解放西藏」的統戰工具。

十七協議六十條款

至於中共的「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中，對西藏命運關係最要者，茲摘錄如下：

——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

——根據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要的民族政策，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

——對於西藏現行的政治制度，中央（中共）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其職權，中央應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

——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應予維持。宗教信仰自由，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教寺廟的收入，中央不予變更。

——西藏軍隊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

——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動進行改革。

——協助人民解放軍購買和運輸糧秣及其他日用品。

幾乎是中共和平解放西藏辦法協議成立的同时，

時，中共第十八軍就進駐拉薩，並於一九五二年二月在拉薩成立「西藏軍區司令部」，分兵駐守前後藏各重要據點。等到中共完全控制西藏之後，在原達成的十七條協議之外，又提出所謂的「附屬條款」六十條，在中共六十條附屬條款中規定：取消喇嘛特權，限制藏人出藏，管制西藏重要物資，檢查郵電，登記嫌疑份子，改革西藏幣制，推行集體生產制度，督促僧侶從事農畜生產。

中共自提出六十條附屬條款之後，其對原先信誓旦旦在「和平解放西藏辦法」協議中所許「一切不改變」及「一切中共不加強迫，由西藏政府自動進行改革」的承諾，遂完全廢棄，能不令人寒慄！

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八月，中共又藉口舉行偽第一屆「人大」會議，對達賴、班禪等西藏高階層人士假以人大代表名義，逼他們由前後藏赴偽都北平出席會議。會後達賴和班禪被扣，接受中共洗腦。

達賴和班禪在北平被扣，乘西藏無人領導之際，中共遂將西藏地方武力，強迫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並成立所謂「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強迫達賴擔任主任委員，班禪為第一，張國華為第二副主任委員，取代西藏原有之「噶夏公所」政治體系。迫達賴被釋返藏，木已成舟，只好被迫接受既成事實。這與十三輩達賴入京覲見，駐藏大臣張蔭棠建議清廷，乘此時機，西藏改用漢官，以接替西藏政權，如出一轍。

血洗拉薩達賴流亡

中共自食諾言，不但改變了西藏的政治制度，還藉口僧侶平日閒散成性，影響勞動人民從事生產，又不積極於階級鬥爭為由，而大事破壞喇嘛寺院，搗毀佛像，廢除僧侶戒律，強迫喇嘛還俗，罪惡事件層出不窮。

西藏境內多高山，除山之外即是谷地，鮮有平原，自中共佔據西藏後，為達成以軍事鎮壓藏胞之目的，廣征民夫，大事修築道路及機場，曾揚言要「填平千年壑，剷平萬年山」，可憐那些被征夫役，在饑寒交迫，醫藥缺乏之情況下，死於溝壑，暴屍山野，景象淒慘，使藏胞怨聲載道，也激發了藏胞的反抗行動。

藏胞的反抗，中共加罪於達賴，欲將達賴拘禁，並企圖將達賴送往北平軟禁。消息走漏，藏胞羣情激憤，於是震驚世界的西藏抗暴運動遂告爆發；抗暴運動爆發之後，中共不問究裏，血腥屠殺，一時西藏幾變成鬼域，藏軍逼迫退出拉薩，達賴遂出亡印度。

根據國際人士調查，中共此次瘋狂屠殺，西藏無辜同胞被殺者達三千多人，另外尚有送入勞改而無法統計者，不計其數。這些人在中共的勞改營中折騰了二十多年，直至六十八年始釋放。

西藏自民國四十三年以來，對中共不斷反抗，中共為平息藏胞的反抗情緒，改變方策，採取了若干種柔軟政策與軟性統戰策略；但藏胞抗暴行動仍不斷發生，西藏局勢更顯得一片混亂。中共為了安撫藏胞，於民國七十一年八月間，曾安排班禪前往康藏藏胞聚集最多地區，進行誘勸籠絡，但是藏胞歡迎的是達賴，對班禪態度冷淡，並

予消極抵制。中共爲了挽回威嚴及提高班禪的身價，於班禪每到一處，由中共高級項目作出統戰式的歡迎場面，以資掩飾。藏胞對班禪在文革前後，被中共監禁了十三年的遭遇，雖然表示同情；但最近多年來，班禪在中共的授意下，對藏胞大肆進行統戰活動，並充當中共的統戰工具，則頗爲不滿。

抗暴運動方興未艾

自民國六十九年起，中共把西藏的鐵幕，稍稍打開了一個缺口，讓部分外國記者到西藏訪問，這批記者經訪問之後，公開發布了以下資料：

——中共展開一項計畫，恢復藏人原先被中共剝奪的宗教信仰自由，並改善一百八十九萬藏人的原始生活水準。

——目前人民解放軍的主要任務，在鎮壓藏人，而不是防守中國大陸南邊的疆界。

——截至一九八一年止，還有二千五百名政治犯，被中共囚禁。

——清楚的知道十四輩達賴在二十多年前領導藏民抗暴失敗後，流亡印度，目前在印度的喜馬卡爾省的達木沙拉—距拉薩一千五百公里—的流亡政府總部，遙控指揮抗暴軍的行動。

——由西藏的實際情形，更了解到中共的心理，認爲達賴喇嘛繼續在印度流亡一天，便表示分離主義無法消滅。

中共對藏胞威迫利誘，軟硬兼施，仍無法平息藏胞對中共的仇恨和反抗，因此，中共最近曾異想天開，還把紀元前六百四十年前，唐朝文成

公主下嫁藏王松贊崗普及金城公主下嫁棄藏踏實的歷史搬出來作統戰，說甚麼藏漢原是「兒女親家」，藏人與中共原有「甥舅關係」，藏人應照文成公主及金城公主的生活習俗，予以漢化等黔驢技窮的手法，籠絡藏胞。

十四輩達賴現正當春秋鼎盛之年，他在民國七十二年十月間，中共以制裁「嚴重刑事犯罪份子」爲藉口，處決西藏五位高級政治不滿份子後，曾不斷向國際人權組織提出呼籲，制止中共的瘋狂屠殺政策，並在同年親赴聯合國，控訴中共的暴行。

十四輩達賴領導西藏抗暴，到了民國七十三年恰是二十五週年紀念；三月十日在臺北舉行紀念大會時，從海外尼泊爾、歐洲、加拿大等地，遠道來臺參加紀念大會的西藏同胞，有扎珠活佛、桑尚活佛、格頓達吉活佛、那旺慈仁喇嘛、白馬夏巴喇嘛、孔達喇嘛與甘珠吉農喇嘛等數十人，舉行誦經法會，超度英靈。可見藏胞的抗暴正方興未艾，需要自由反共人士的大力支援。

民國七十三年三月九日，達賴由新德里傳來消息，說：「中共過去三十三年中，殺害了一百萬藏人，並又在西藏發動一項新的『恐怖運動』，最近數個月來，中共在消滅犯罪運動的掩飾下，數以千計的藏人遭到逮捕、監禁及關進勞改營。目前中共在西藏發動的恐怖統治，再度令西藏人民生活在憂慮和恐懼之中。」達賴指出：藏胞在戰亂中犧牲，遭到處決、餓死，受到折磨而死及自殺以求解脫的人，總共約有一百萬人。西藏本是佛教聖地，在中共入藏之後，不論任何人，

如想出家修行，或是傳佈、研究和奉行佛教的人均會遭遇種種莫須有的罪名，慘遭殺害。

根據民國七十三年三月份的「西藏評論」透露，在過去三十三年中，有十七萬四千一百三十八名藏胞死於監獄和勞改營中；十五萬六千七百五十八人被處決；四十三萬二千六百零七人死於抗暴戰鬪；四十一萬三千一百五十一人死於饑饉；九萬二千七百三十一人死於酷刑；九千零二人自殺。這份雜誌說：西藏在一九五〇年中共竊據之前，有七千座喇嘛寺院，現在只剩下六座。

十四輩達賴現在流亡印度，真是有家歸不得，他的遭遇幾乎與十三輩達賴的命運相同，他本人身受災難，而藏胞亦多蒙禍殃，至於以後的情形如何發展？我們除殷切盼望自由世界伸出援手，拯救其危亡之外，期待關心西藏的人士，繼續爲我們作更進一步的報告，喚醒自由世界，認識中共的真面目，不要再受他們的欺騙與愚弄。

(全文完)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

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依法追究。